



聲文文化

《史记》集评

周振甫
编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《史记》集评

周振甫 编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史记》集评 / 周振甫编. — 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0.11

ISBN 978-7-5624-5759-6

I. ①史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史记-研究 IV.
①K2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05670号



《史记》集评 shiji jiping

周振甫 编

责任编辑 张 兰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邓晓益

社址 (400030)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(A区) 内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35×965 1/16 印张: 26 字数: 214千

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5759-6 定价: 36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目 录

前 言 /1

史记序 /7

裴骃集解序 /7

司马贞《补史记序》 /8

五帝本纪第一 /11

夏本纪第二 /16

殷本纪第三 /19

周本纪第四 /22

秦本纪第五 /26

始皇本纪第六 /30

项羽本纪第七 /34

高祖本纪第八 /41

吕后本纪第九 /48

孝文本纪第十 /51

孝景本纪第十一 /54

孝武本纪第十二 /57

三代世表第一 /60

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/63

六国年表第三 /66

秦楚之际月表第四	/71
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	/74
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	/77
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	/79
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	/81
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	/82
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	/84
礼书第一	/86
乐书第二	/89
律书第三	/93
历书第四	/97
天官书第五	/100
封禅书第六	/103
河渠书第七	/106
平准书第八	/108
吴太伯世家第一	/111
齐太公世家第二	/113
鲁周公世家第三	/116
燕召公世家第四	/119
管蔡世家第五	/122
曹叔世家附	/122
陈杞世家第六	/125
卫康叔世家第七	/127
宋微子世家第八	/130
晋世家第九	/133
楚世家第十	/137
越世家第十一	/139

郑世家第十二	/141
赵世家第十三	/144
魏世家第十四	/148
韩世家第十五	/151
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	/153
孔子世家第十七	/155
陈涉世家第十八	/159
外戚世家第十九	/161
楚元王世家第二十	/165
荆燕世家第二十一	/166
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	/167
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	/169
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	/171
留侯世家第二十五	/173
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	/177
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	/180
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	/183
五宗世家第二十九	/185
三王世家第三十	/187
伯夷列传第一	/189
管晏列传第二	/193
老庄申韩列传第三	/195
司马穰苴列传第四	/198
孙子吴起列传第五	/200
伍子胥列传第六	/202
仲尼弟子列传第七	/204
商君列传第八	/207

苏秦列传第九 /209
张仪列传第十 /212
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/215
穰侯列传第十二 /217
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/218
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/221
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/223
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/226
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/228
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/230
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/232
乐毅列传第二十 /235
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/237
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/240
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/242
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/244
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/246
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/248
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/252
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/255
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/257
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/259
黥布列传三十一 /261
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/263
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/269
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/271
樊鄴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/273

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/ 275
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/ 277
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/ 280
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/ 281
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/ 284
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/ 286
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/ 288
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/ 291
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/ 293
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/ 295
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/ 298
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/ 301
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/ 304
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/ 306
匈奴列传第五十 / 311
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/ 315
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/ 318
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/ 322
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/ 324
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/ 326
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/ 327
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/ 330
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/ 335
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/ 339
汲郑列传第六十 / 341
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/ 343
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/ 346

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/ 351

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/ 354

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/ 357

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/ 359

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/ 362

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/ 364

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/ 366

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/ 372

后 记 / 381

前 言

周振甫

中国的史书可以称得上是丰富的文化典籍，当首推创著《史记》的司马迁。《史记》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是杰出的史籍，它在《货殖列传》里写了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，在本纪、世家和列传里，塑造了伟大的思想家、科学家、发明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和艺术家等等。在谈到杰出的史籍《史记》以前，当先谈一下著作《史记》的司马迁。

司马迁，字子长，西汉左冯翊夏阳（今陕西韩城县）人。他的生年，据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，称五年（司马迁任太史的第五年）而当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），这年下《史记正义》注“迁年四十二岁”，上推四十一年，为汉景帝中元五年，即公元前145年，为司马迁生年。

《太史公自序》称司马迁“年十岁，则诵古文”，《索隐》称当古文尚书，刘氏称写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世本》都是用古文写的。“二十而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疑，浮于沅湘。”写他到了长江淮河流域，再向南，到了会稽山，探了禹穴，再向南到九疑山，经过沅水湘水。这就探讨了大禹、舜，舜的二妃和屈原被流放所经历的地方，直到屈原投汨罗江自杀和汉代贾谊被贬的长沙。他又“北涉汶泗，讲业齐、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射邹、峄，厄困鄱、薛、彭城，过梁楚以归”。结合他读过儒家的古文经典，他又北上，经历孔

子和学生活动的汶水泗水一带，到齐鲁的都城，到了曲阜，观察孔庙的儒家文化中心，再到邹县峄山，学习儒家的乡射礼。这样他对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的孔子，和孔子弟子以及孟子荀子活动的地方作了观察。再到薛县去访问孟尝君田文的事迹，到彭城去访问楚霸王的城市，和楚汉相争以及韩信为齐王的事。再经过梁楚归来，他又到河南大梁探索了魏国信陵君的魏无忌的故事，看了侯嬴守望过的夷门，与如姬窃符的故事。在梁地，又考察了吴楚七国的攻梁，与梁孝王与酈阳的事。“于是迁仕为郎中，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南略邛、笮、昆明，还报命。”司马迁又回到京城长安，做了郎中的官，奉汉武帝的命令，出使西南，到了司马相如到过的临邛，探听司马相如与文君的故事，探索司马相如开发西南的事。还到过昆明，探问楚将庄舄在昆明称王，秦国占领楚国西南边境的事，使庄舄不能回去，使他也探索到张骞和西南少数民族的事。

接着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去世了。司马谈死后三年，司马迁继承父亲职位做太史令。司马迁做太史令的第十年，遭李陵之祸。李陵被匈奴单于战败，投降匈奴，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好话，触怒武帝，受了腐刑。司马迁受了腐刑以后，作中书令，随武帝到泰山去封禅，又随武帝到雍，祭五畤（在陕西凤翔县南。五畤是祭炎帝、黄帝、青帝、白帝、黑帝的地方）。这样，司马迁到过很多地方，访问了许多文化古迹，了解了许多名人的行事，对他著作《史记》很有帮助。

他的著作《史记》，是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愿望，完成了他作为太史令的职责。他从齐鲁梁楚回来，正碰上汉武帝到泰山去封禅。他父亲留在周南（洛阳），握着司马迁的手哭道：“今天子接千岁之统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从行，命也夫！命也夫！余死，汝必为太史；为太史，无忘吾所欲论著矣。”司马谈要著作的是什么呢？《太史公自序》里说：“孔子修旧起废，论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作《春秋》，则学者至今则之。自获麟以来，四百余岁，而诸侯相兼，史记放绝。今汉兴，

海内一统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，余为太史而弗论载，废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惧焉，汝其念哉！”原来司马谈做太史，要写的是继续孔子春秋以后的四百年历史，写战国到汉初的诸侯兼并，明主贤君忠臣的历史，即写战国和汉初的历史，即接着《春秋》的编年史来写的。但司马迁的著作《史记》，不是这样，从汉族的始祖黄帝写起，写了五帝，写了夏、商、周三代，再写了春秋，比司马谈的想法要扩大得多；司马谈只想继《春秋》的编年史来写，司马迁另创体例。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称《史记》“以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组织而成。其本纪以事系年，取则于《春秋》；其八书详纪政制，蜕形于《尚书》；其十表稽牒作谱，印籍于《世本》；其世家、列传既综雅记，亦采琐语，则《国语》之遗规也。”其实用本纪来记帝王，世家来记侯国，八书来记政制，与《春秋》《国语》《尚书》很有不同，是一种新创。这说明《史记》的体例与司马谈想继承的《春秋》编年体是不同的。《史记》又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（《报任安书》），盖迁实欲建设一历史哲学，而借事实以为发明，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况，谓“载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”（《自序》）。旧史官记事实而要目的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。其怀抱深远之目的，而又忠勤于事实者，惟迁为兼之。因此，这本《〈史记〉集评》，就是结合《史记》所写的历史，来探讨《史记》史学的评语。

对于《史记》的评论，本编先引了明代凌稚隆的《史记评林》。凌稚隆，字以栋，乌程（今浙江吴兴县南）人。著有《史记评林》。茅坤作序，称世之读《史记》者，“不得于志，则姑穿凿之逆之”。那《史记评林》，要结合《史记》所写的事实，来探索它的意旨的书，又引王世贞说：“世贞曰：‘余读《史记》者三，尝掩卷而叹其未逮也。乃今凌以栋先之矣。’”王世贞三读《史记》而未逮，就是对《史记》结合事实而含蕴的旨趣未逮。凌以栋怎么先做这步工作呢？

“其人则自汉以及嘉隆，无所不附载而时时旁引他子史以己意撮其胜而为之宣明。”对于《史记》的旨趣，从汉朝直到明朝嘉隆（明世宗嘉靖到明穆宗隆庆，1522—1572）。从汉朝经唐宋元到明朝嘉隆时，凡能指出《史记》中旨趣的话，都加以搜集，包括凌以栋自己的体会，所以称为《评林》。《史记评林》里要探索《史记》的旨趣，要先有事实才好探索，倘事实渺茫，就谈不上旨趣了。因此司马贞补《史记》，写了《三皇本纪》。《史记评林》引杨慎说，认为“三皇之事，若存若亡”。事迹也渺茫，更谈不上它的旨趣了。所以认为《三皇本纪》不用补了。

接下来讲王夫之的《读通鉴论》。王夫之（1619—1692），字雨农，清衡阳人。明亡不仕，隐居衡山石船山。他的《读通鉴论》，是论《通鉴》的。《通鉴》中从秦始皇到秦二世，从汉高帝到汉武帝，就根据《史记》写的，因此《读通鉴论》，论这部分的事实，指出它的意义，同于论《史记》，如《项羽本纪》里写楚怀王与宋义、项羽的事实，在这种事实背后，有什么关系，《史记》里没有讲，王夫之讲了。王夫之说，项氏成而怀王因不能有楚，怀王大悦宋义，不是悦他灭秦之计，是悦他夺项之权。宋义壁于安阳而项羽斩之，非愤其救赵之迟，愤其夺己之速也。义之壁安阳，而不进，非欲乘秦、赵之弊，欲得当以夺项羽之兵也。从《项羽本纪》看，写出了怀王、宋义、项羽的事实，怀王是楚王，宋义是楚王委任的上将军，项羽是宋义部下的将军，项羽在救赵问题上与宋义有矛盾，所以杀宋义。从王夫之看，怀王是项梁用来作号召的幌子，他本来在民间为人牧羊，在项军中是没有地位的。宋义在项军中也没有地位。刘邦在沛起兵，也去依附项梁，项梁是楚军中的首领。项梁战死，怀王以楚王起来，封宋义为上将军，项羽为次将，属宋义领导，这是夺楚军的权。项羽杀宋义，是夺回楚军的权力，这是《史记》没有说明的。《史记》里只写了事实，王夫之看出了其中的关系，这就是从《史记》里写的事实

中看到其中的意义，所以王夫之的见解看得比苏轼深刻。苏轼在《范增论》里，认为项羽杀了宋义，范增应该起来诛杀项羽，没有看到范增是项梁的谋臣，是项家军中的人。项梁死后，项家军自然归项羽领导，他不可能背叛项羽的。所以王夫之的看法，是看到《史记》所写事实的意义的，是可供采择的。

接着是取梁玉绳的《史记志疑》，也是看到《史记》所写事实的意义的。梁玉绳，字曜北，钱塘人。乾隆增贡生，精于考订，著《史记志疑》，经二十年始成，最为精审。《史记志疑》不光考订了《史记》中所记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，也对《史记》的创作作了辨正。《史记》创作后，后汉班彪对《史记》作了不正确的批评，班固作《汉书》，继承了这种批评。梁玉绳在《史记志疑》的《太史公自序》里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批评的错误，这是很难得的。但它对于《史记》的不足处，如对《贾谊传》不谈贾谊的论政治，对《司马相如传》只谈辞赋，也正确地加以指正，所以这部书对于《史记》的意义也有指正的。他批评班彪，批评《史记》的不足处，已见于本编《太史公自序》和《贾谊传》《司马相如传》等处，就不再重复了。

本编又引了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》。范文澜（1893—1969）字仲澣，浙江绍兴人。《中国通史》是讲中国通史的，不是评《史记》的。但其中讲尧舜传让和夏禹传子，说明这两种制度的转变，对《五帝本纪》中讲尧舜禹的传让到禹的传子，《史记》里只讲了事实，范先生作了说明。在《项羽本纪》《高帝本纪》里，《史记》也只写了项羽失败高帝成功的经历，而范先生对其写的事实，阐明了意义。

最后引钱锺书《管锥编》中评论《史记》的话来指出《史记》的意义。钱锺书（1910—1998），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江苏无锡人。他的《管锥编》中论《史记》的部分，结合《史记》中写的事实，探索它的含义。如讲《五帝本纪》首推黄帝的意义，说：“作史之年，适当太初元年明堂改建、诸神从祀之时，正用黄帝迎日推策法，不首黄

帝，失臣子将顺之道。”钱先生认为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，正碰上汉武帝极力推重效法黄帝的时候，所以他用黄帝开头，是有尊重汉武帝的意思。他用黄帝开头，还含有向汉武帝讽谏的意味。钱先生引李邕《杲党文抄》卷四《〈五帝本纪〉论》，称“《黄帝本纪》实太史公之谏书”，就指出来了。他提出把写黄帝的跟《封禅书》结合起来看，写公孙卿说“黄帝且战且学仙”。又汉武帝说：“吾诚得如黄帝，视弃妻子如脱屣耳。”在这里，司马迁批评汉武帝迷信神仙，又穷兵黩武，这就是他要学黄帝的“且战且学仙”，因此，司马迁的写历史，不光是写历史，是借古讽今。钱先生说：“然有史书未遽即有史学，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。”他认为司马迁不光写历史事实，这是史事，在事实中含有意义，这是史学。钱先生的论《史记》，就是探索它的意义的。钱先生称赞《项羽本纪》，认为司马迁写出了项羽极复杂的性格，这是指出《史记》塑造人物的特点。

这本《〈史记〉集评》，就是搜集各家指示《史记》在写事实中所含的意义来的，故称为《集评》，即集各家评《史记》的意义。像《史记志疑》，有对《史记》中的年月日的，有对人的，有对事件的。这些考证，都不是结合具体事实来说明它的含义的，都不采纳。再像《史记评林》，结合《史记》所写事实，指出它的含义，所引各家的话比较多，不能都采纳，只能酌量选一些，所选的话或许太少，有些重要的话或没有选。再像钱先生的评《史记》，多用节选，可能节得不够恰当，把重要的话漏去了。还有可能误解。统希读者和专家加以指正。

史记序

裴驷集解序

裴驷，南朝刘荣著名《三国志注》裴松之的儿子，闻喜（在今山西省）人。字龙驹，官南中郎参军。注《史记集解》，序称“故中散大夫东莞（山东沂水县）徐广，研核众本，为作音义。具列异同，兼述训解。粗有所发明，殊恨少略。聊以愚管，增演徐氏”。“以徐为本，号曰《集解》。”

钱锺书《管锥编·史记会注考证》一 《裴驷集解序》：“‘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’一节，裴氏语全本于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。”（称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）“《朱文公集》卷七二《杂学辨》驳苏辙《老子解》曰：‘然太史公列孔子于《世家》，而以老子与韩非同传，岂不有微意焉？’”陈祖范《陈司业文集》卷一《史述》亦曰：“班氏谓子长‘先黄老而后六经’，此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则然，子长则否。观其《自序》，隐然父子之间，学术分途。《帝纪·赞》首推《尚书》，《列传》开端云：‘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’，可谓之‘后六经’乎？若果‘先黄老’，不应列老子于申、韩，而进孔子为《世家》，称老子不过‘古之隐者’，而称孔子为‘至圣’，至今用为庙号。《孟、荀列传》于诸子中详叙荀、孟，又隐然以孟子为主；退之

（韩愈）‘醇’‘疵’之辨（以孟醇荀疵），子长已有先觉。其持父子异尚之说，盖远在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（《太史公自序》泂川（资言）《考证》所引）之前。后来浸成常论，曾纪泽使俄时赋诗，《归朴斋诗抄》已集下《书太史公〈六家要旨〉后》曰‘泂川书以谨严传，李耳韩非共一篇。特立《世家》崇鲁叟，炳然儒教丽中天。《六家要旨》尊黄老，两代文心异轨躔。定有寓言通妙契，休将翦识议前贤。’元盛如梓《庶斋老学丛谈》卷一则谓：‘武帝之世，表章儒术，罢黜百家，宜乎大治，而穷奢极侈，海内凋敝，不若文景尚黄老清静，天下饶给，所以‘先黄老而后六经’。武帝用法深刻，臣下当诛，得以货免；迁遭李陵之祸，家贫无财自赎，交游莫救，卒陷腐刑。其‘进奸雄’者，叹无朱家之伦，不能脱已于祸；其‘羞贫贱’者，自伤以贫不能免刑，故曰‘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’。固（班固）不察其心而骤讥之，过矣。’辨前一事，非也，辨后二事殊可节取，亦如张耒《张右史文集》卷五六《司马迁论》上谓《伯夷传》寓被刑之怨，《晏子传》寄无援之慨耳。”

司马贞《补史记序》

凌稚隆《史记评林》载司马贞《补史记序》。司马贞，唐河内（今河南沁阳县）人，字子正，官朝散大夫、弘文馆学士。著《史记索隐》，自号小司马。他在《补史记序》里说：《史记》“事广而文局，词质而理畅，斯亦尽美矣。而有未尽善者，具如后论（每篇后的太史公曰），虽意出当时，而义非经远，盖先史之未备，成后学之深疑。（按司马贞《索隐》，在‘太史公曰’的论述后面，再写《索隐述赞》，来补‘太史公曰’的论述的不足。）借如《本纪》，叙五帝而缺三皇（《索隐》补了《三皇本纪》）。《世家》载列国而有外戚，邾